

# 延福寺：千年古刹 江南一绝

□ 陶鸿飞

(连载)



延福寺俯瞰图

## 第三章 建筑瑰宝

(接11月16日8版)

从延福寺现存的建筑群看，坐北朝南，背倚靠山，左右扶山，山脚有小溪环绕，对面更远处又有雄奇的饭甑坛。寺院地势南低北高，后山右肩，通有曲径。从风水学上看，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环山可避风煞，绕溪可泄雨水。这种择基艺术，至今仍可感觉中国古代建筑天人合一或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科学成分。

我国先民由于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及实际生活体验，形成了一种有关住宅、村落及城市等聚落环境的基址选择和规划布局的学说，叫做“风水学”或“堪舆学”。其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范围包括住宅、寺观、村落等诸方面。风水学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基本的观念原则，从一个角度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是中国历代传统建筑选址的准绳。

在不断的实践中，古人总结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样一种人居理念中关于周边环境的理想范式。按照这一理想的风水格局，理想基址的位置应处于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中。负阴抱阳，是指基址后面有“龙脉”延伸而来的主山，即“玄武”；左右有岗阜或次峰的左辅右弼山，也称为“青龙”、“白虎”，山上需保持茂盛植被；前面有月牙形的池塘或弯曲的水流；水对面有一个对景山——“案山”，案山如在案前，拱揖相迎，即风水中的“朱雀”。

延福寺背倚福平山主峰郑公岩，以此作为主山形成屏障，左右岗阜环绕，与主山连成一体呈环抱之势；南有形同木鱼的小圆山，存照壁之用，忌直冲，而形似木鱼圆鼓，更是天赐佛家所求；小圆山外是田畈，尽可种粮植物，以供衣食所需。延福寺前300余米处，有五柳溪流过，隔溪而过近500米面山，以雄伟的饭甑坛为案山；这是一处既封闭又在宣平山区空间相对开阔的区域，周边山体植被繁茂，形成了良好的小区域生态和气候环境，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延福寺所选基址环境符合理想的风水格局，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风水择基的直接见证。

更重要的是，延福寺通过各部门建筑的巧妙布局，实现了对自然山水的合理因借，将自然景观引入寺内，使寺院自然地融入到山水环境之中。以早期的元代大殿为基准，案山饭甑坛处于大殿南北向中轴线南向延伸的终点，与大殿正对。山门、天王殿虽基本处于大殿中轴线上，但与大殿布局并不平行，天王殿较大殿略有转折，山门较天王殿亦有转折，两次转折之后，立于山门前内望，通过层层院落、殿门不能一眼望穿，直视大殿。并且，站在山门南望，远处的饭甑坛略偏，但与饭甑坛所在的山体大致平行，取景方正，有借得天地之气的感受。这种通过轴线微差变换使建筑群不仅随山就势而且取得良好景观态势的手法，实际上是“借景”理念的一种运用。延福寺轴线的两次转折，让饭甑坛作为寺庙建筑群的“案山”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人们的眼帘，强化其作为“案山”在组织整个宏观环境景观的作用，手法十分高明。

### 六 独特价值

延福寺古建筑具有独特的历史、科学、艺术价

值。

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延福寺“世纪大修”过程中，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参与了全过程。黄滋是第一个在延福寺大殿研究中，将延福寺整个建筑群与山水环境融为一体进行古建筑天人合一关系研究的学者。

黄滋在《元代古刹延福寺及其大殿的维修对策》中，这样论述延福寺的价值：

其建筑群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在建筑选址中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反映了古代建筑处理建筑轴线与地形关系的有关而实用的规划手法。其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是中国江南现存的最早的元代遗构，不但折射出《营造法式》中记录的主流建筑体系的成就，也同其附属建筑一道留下了浙南以至更南一些地区的古老的地方做法的印记，甚至蕴含了一些仍有待深入探索的未解的建筑之谜，具有甚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黄滋眼里，延福寺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因循自然环境的布局

延福寺建筑群自南至北为山门、天王殿、放生池、大殿和观音堂，各建筑中轴线并未在一条直线上。粗看起来以为这种不规整的布局是粗心或施工误差，实则不然，沿着大殿、天王殿和山门南行，两次略微转折之后，站在山门南望，远处称为饭甑坛的山峰赫然在目，大有借得天地之气的感受。虽然我们还未明确查到建寺之时遵循风水形法的记载，但这一格局，并结合其他浙江寺庙的类似特点，可以说延福寺确实是将饭甑坛作为寺庙建筑群的“案山”组织进其环境景观中的。这种通过轴线微差变换使建筑群不仅依山就势而且取得良好景观态势的手法是十分值得当代风景规划借鉴的。这也是过去我们对延福寺的价值认识不足的一点。

#### (2) 抬梁穿斗并用，大小式兼施的结构方式

延福寺的山门为单开间分心造，前后两坡穿斗式，前檐墙作八字形，颇显简朴。天王殿面阔三间，进深八架檐屋，抬梁结构，山缝为穿斗结构，小瓦屋面单檐硬山造。大殿为五开间，重檐歇山式，下檐五铺作，上檐六铺作，抬梁式。观音堂三间主体建筑为六架椽屋用四柱，抬梁结构，两边各设两间夹楼附属用房，穿斗式结构，外观看整体七间，小瓦屋面硬山造，向南连接两间厢楼。

整体来看，早期修建的殿宇为抬梁式，用铺作式斗拱，而晚期的建筑为抬梁与穿斗式并用，檐部斗拱也已从牛腿进一步向装饰化的普通的穿斗构件转化。抬梁、施铺作斗拱的结构形态长期与主流文化相关联，被后人称之为“大式”，而穿斗更多地使用于南方的民间建筑体系中，不仅是小式而且是南方的小式，这样，延福寺建筑群既保存了与主流文化相关联的较为壮观的结构形制，也显示了浙江山区的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

#### (3) 奇特而合理的柱网与梁架体系

重檐歇山的延福寺大殿是明代增加下檐副阶后形成的，它造成了下檐面阔与进深皆为五间的情状，通面阔达11.70米，通进深为11.75米，平面几乎呈正方形。若以明以前的上檐而论，则为一约8.5米见方的三间小殿，这种三间的正方形小殿是宋元时期小寺正殿常取的平面形式，并无特殊之处。奇特的是，前后金柱距前后檐并不相等，前部宽而

后部窄，以剖面论则更为奇特，是为八架椽屋用四柱，但前金柱至前檐柱为三架椽，后金柱距后檐柱为两架椽，当心间施三椽椽，椽上平梁一头搭在前金柱上，一头架在三椽椽的襟间斗拱上，平梁上不用侏儒柱，也未存叉手，前槽亦施三椽椽，此种剖面设置在江南木构遗存中所见最早的实例。这种非对称的构件虽为奇特，其产生却又甚为合理，是为了加大前金柱前顶礼膜拜的空间，使唐宋以来小殿方形佛坛演化而来的倒“凹”形佛坛前部空间更为阔大。因此，才不惜突破常见剖面样式而另定侧样。这不但证明了古人的结构安排同样是结合功能和空间需求设计，而且证明了他们设计应变与权衡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大殿的屋盖举架也不同于一般，檐椽自正心向后尾伸两椽与角梁转两椽一致，檐椽上不用飞椽的手法与金华天宁寺大殿同。檐部第一架为4.3举，第二架为5.5举，脊步为6.2举，总举高为前后撩檐枋心四分中举一分还弱，这在江南地区是较不平缓的实例。它很可能显示的是一种既不同于宋营造法式的举析，也不同于明代以后举架之法的浙南的另一种屋面剖面做法。

檐柱三间作生起和侧脚，角柱比平柱生起6厘米，柱子皆作梭柱，曲线柔和，尤其金柱上下两面均作收分，整根柱子的梭形线条极富弹性，是元代建筑中极少见的梭柱实例。尤其与北方元代建筑不同的是内柱升高，檐柱与内柱之间使用了穿插枋，提高了柱梁的整体刚度。阑额下施一道由额，以间柱上下相连，即为重楣，沿袭了宋构保国寺大殿的手法，在元构遗物中实属罕见。

除了这些特色外，延福寺大殿还有许多与其他浙江元明建筑相同之处。但因延福寺大殿是目前已知的江南最早的元代遗构，因此这些相同之处更成了江南木构技法在这方面最早的元代实例，例如椽上蜀柱下刻鹰嘴与金华天宁寺正殿如出一辙，是江南最早的鹰嘴实例，而弓形劂牵成为明清建筑中弓形单步梁的先声。又如面梁架作草架状并置于平枋之上，山花出际大，使山花板的收山尺寸距正心枋半椽径，颇似后代做法等。

#### (4) 珍贵的斗拱做法

这也主要反映在大殿上，它的斗拱的配置及做法与北方宋元建筑斗拱的较规整的做法差异甚大，因而当年看惯了北方宋元遗构的梁思成夫妇在看了延福寺后，得出了“实为罕见之孤例”的感叹。此后，后辈学者经过数十年中多次的调查与研究，在浙江等地又发现了其他元代和明代的建筑。在这些江南的遗构中，也发现了与延福寺类似的做法，延福寺已不再是孤例，而是作为代表了江南斗拱形制的较早的珍贵实例而存在。那么哪些做法使得延福寺不同于传统的做法而让梁思成吃惊呢？这主要有：两跳昂上均为单拱素枋，昂嘴宽大，外跳令拱上不用耍头。里跳斗拱为双卷头偷心造，第三跳下昂后尾承托下平枋，而第二跳下昂不平行地托于上层昂的中段，在其上施重拱承罗汉枋，昂下出靴楔。延福寺大殿上檐斗拱用材为15.5×10厘米，梁高为6厘米，耳、平、歇皆为4:2:4之比，卷杀工整。其下檐斗拱为五铺作偷心造，里转三卷头，手法上仿上檐，但单材拱断面已大大缩减，仅有11.5×7厘米，梁高仅为5.5厘米，较显著地表现了明代及以后的特征。

(未完待续)